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十九)

周文明 译

张国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玻璃师 员

〔俄〕符·柯罗连科

严寒 怨

〔俄〕列·安德列耶夫

贼 獯

〔俄〕普里什文

猎犬安查儿 缘

〔俄〕伊斯坎德尔

酒吧侍应生阿特古尔 苑

〔俄〕布尔加科夫

鬼阁魔楼 园

〔俄〕普拉东诺夫

老三 猿

〔俄〕鲍·帕斯捷尔纳克

空中的路 园

〔俄〕阿·托尔斯泰

俄罗斯性格 缘

玻 璃 师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老婆婆加尼娅住在村边的一所小农舍里。加尼娅孑然一身，她唯一的孙子瓦夏在水晶鹅镇的玻璃厂工作。每年秋天他都要来老婆婆家度假，经常给她带些多边刻花的蓝色玻璃杯，另外还送给她一些他用玻璃自己吹制的小茶炊、小水晶鞋和花儿作摆设。

这些奇巧的小玩意儿都摆放在架子上的角落里。老婆婆加尼娅总是担心碰着它们。

每逢节日，邻居的孩子们总要去老婆婆家来看望她，她允许他们欣赏这些神奇的东西，但就是不让他们用手去摸。

“这些东西非常脆，就像是小冰块一样，”她说，“保不住你们会弄坏的。你们的手又粗又笨，连帽子都拿不好，还总是缠着我：‘让我们拿着玩玩，请让我们用手摸摸。’要轻轻地、轻轻地捧着它们，就像捧一只小麻雀儿一样。难道你们会这样捧着吗？既然不会，那就乖乖地在远处看看吧！”

于是，孩子们呼哧着，用袖头擦着鼻涕，“从远处”望着这些玻璃玩意儿。这些玩意儿闪烁着淡淡的光彩。要是有人踩上一块晃动的地板，它们就叮叮当当地悄悄响个不止，仿佛它们在彼此谈论自己的事——那些玻璃世界的、令人难解的事儿。

除了玻璃玩意儿之外，老婆婆加尼娅的农舍里还养着一

— 员 —



条名叫杰克的黄狗。那是一条牙齿掉尽的老狗。它整天躺在炉子边上，大声地叹息着，连地板上的灰尘都被它吹得四处飘扬。

老婆婆加尼娅经常领着杰克到我们这里来——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阵子，在秋阳下晒一会儿，天南海北地扯一气，诉说上了年纪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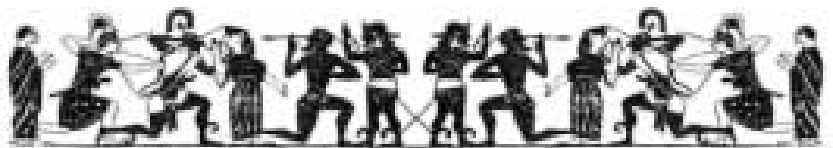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几乎不吃什么东西，”她常常说，“就连小麻雀儿一天啄的吃食也要比我吃得多。”

有一次，她求我给村苏维埃写一份报告，由她亲自口授。不过看来老婆婆加尼娅在口授时感到十分吃力。

“亲爱的人呀，你写，”她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写：‘奥科耶姆村民阿加菲娅·谢苗诺夫娜·维特罗娃谨告本村苏维埃：一旦我去世，我那幢小屋子及全部日用家什留给我的孙子、玻璃师瓦西里·维特罗夫；对于那些无价之宝玻璃玩意儿，请拿去送给学校里的孩子们。让他们瞧瞧，如果一个人有一双灵巧的手，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若不然咱们的庄稼汉们只知道耕地、耙地、割草，这对一个人来说，太少了。他还理当掌握一门手艺，随便哪一门都行。’

“‘我的孙子是一个非常灵巧的技师，除苍天和大地以外，任何东西他都能用非常非常美丽的玻璃吹制出来。我的瓦夏还没有成家，也不喝酒。我担心他在生活里将会受到挫折。因此，我恳求我们的政权关心他，使他从小就有的天赋不要荒废了，而是不断发展下去。因此，我向村苏维埃报告，我的孙子想用水晶玻璃制出一件东西——城里人管这种东西叫钢琴，咱们村里，不仅没有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我。万一他做不出来，必然会大祸临

— 圆 —



头。所以，我请求你们尽量帮助他。至于杰克这条狗，就让药剂师伊万·叶戈雷奇牵走吧，他待兽类十分温存。

寡妇

阿加菲娅·维特罗娃

谨上”

在我们书写这份报告的时候，杰克就蹲在桌旁，不时地长吁短叹，想必是它觉察到现在正决定它的命运呢。

老婆婆加尼娅将这份报告叠成四层，用一条花布头巾包好，然后就像老年人常做的那样，深深地鞠了一躬，回去了。

第二日晨，我和我自己那位画家朋友坐船到普罗尔瓦——一条水流平缓但十分深的小河——去了。我们只在普罗尔瓦河畔呆了三天，钓鱼消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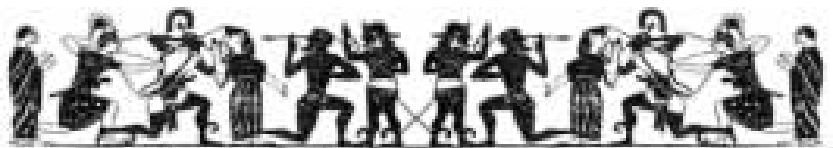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是九月末梢，我们在帐篷里过夜。每逢黎明我们醒来的时候，帐篷的帆布低低地垂挂在我们头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帆布上积满沉甸甸的寒霜。我们就从帐篷里爬出来，立即燃起篝火。凡是手碰到的东西：斧头、小锅、树枝——都是冷冰冰的，手指头冻得钻心痛。

过了一会儿，朝阳在安静的芦苇丛中冉冉升起，我们认不出普罗尔瓦河了——寒气袭人的银珠洒满了周围世界。

近中午的时候，晨霜这才开始消融。那时，草地和芦苇丛才恢复原有的色彩，甚至显得更加绚丽，因为淋浴过融霜的花草湿淋淋的。灰不溜秋的石竹花又换上了红装；仿佛糖渍过的白色野玫瑰小浆果，变成了桔红色；白桦树的鹅黄叶片放下了银披，在煦日下簌簌作响。

第三天的时候，帕霍木老爷爷又出现在野玫瑰丛中。他

— 猿 —



采集野玫瑰的浆果，放到袋子里，然后交给药剂师，——虽然不多，但也能够挣几个钱，足够吸烟用的。

“你们好哇！”老爷爷说，“亲人们，我总不明白，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这是自己找罪受。”

我们坐到篝火边喝茶。老爷爷一边喝着茶，一边又谈起维生素这个难题。

“我有气喘病，”老爷爷说，“我对药剂师伊万·叶戈雷奇讨点蜂酒。他指着老天爷发誓说没有这种药。甚至生起我的气来了，他说：‘帕霍木，你老是胡思乱想出什么名堂来。按照国家科学的规定，禁止使用蜂酒。你最好还是吃点和兰芹吧！’”

“服点什么？”我问。

“哎，就是他劝我服点一种名和兰芹的东西。用野玫瑰泡出来的一种药。他说喝了这种药能够长生不老。真的，我不撒谎。我装满两玻璃杯这种浆果，便会熬一副药出来，我自己喝点，再给老婆婆加尼娅送点去——她可病得不轻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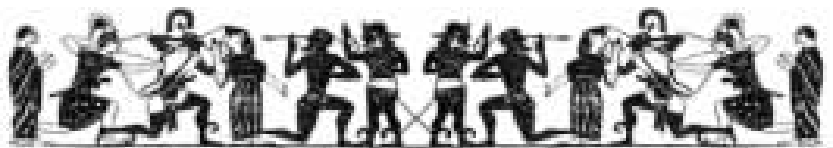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什么病呀？”

“她在家躺了两天啦，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一声不吭。还穿上了一条崭新的家织方格布裙子。她想归天哩。我嘛，老实说，还不想去死。亲爱的，你们还能从我嘴里得到不少各种各样的故事，你们不会后悔的。”

我们马上卷起帐篷，收拾好东西，奔回村里去。老爷爷对我们这样急急忙忙的样子，感到莫名其妙。他一生见过不少病痛和死亡，为此对这种事抱着老人们常有的那种漠然态度。

“既然生下来了，总要死的。”他说。

— 源 —



一回到村里，我们和老爷爷马上去看望老婆婆加尼娅。家家户户都空无一人，大家都到菜地里去挖土豆了。

在加尼娅农舍的台阶上，出来迎接我们的是杰克。于是我们明白了，加尼娅出了事。杰克一看见我们，就趴在地上，夹着尾巴，不断刺耳地尖声吠着，眼睛不向我们看。

我们走进屋子。老婆婆加尼娅躺在宽大的长凳上，两只手放在胸前。她手里握着叠成四层的报告——就是我跟她一起写的那一份。临终前加尼娅穿上了一套最好的古老的服装。我是初次看见梁赞省的白色女短袄，她头上戴着一条绣着白花的黑色新头布，下身穿一条蓝色的方格布裙。

老爷爷踩上一块晃动的地板，所以玻璃玩意儿立即如泣如诉地吟唱起来。“安息吧！”老爷爷说着，从头上摘下破帽子。“我没来得及给您熬好和兰芹。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婆，严肃认真，不贪钱财。”

他转过身来，用帽子擦着老泪纵横的脸，对着杰克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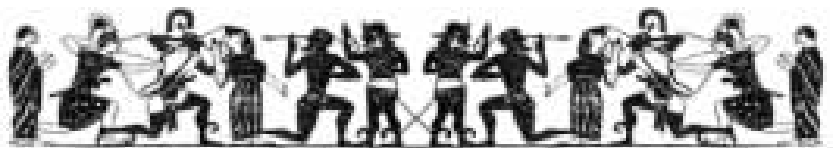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你这个浑身是毛的魔鬼，为什么没照看好女主人？！”

杰克低下了头，怯生生地在摇着尾巴。它不明白，为什么要生它的气。

九天之后，老婆婆加尼娅的孙子瓦夏这才回来。加尼娅早就安葬完毕，邻居的孩子们天天都到她的坟上去，把面包屑撒在坟上给麻雀或者其它的雀儿吃。这是村子里的风俗——喂养坟上的雀儿，为的是老坟地上有了雀儿的叽喳声，会显得欢乐一些。

瓦夏每天都来看望我们。这是一个和气而文静的人，长得像小孩一样，病病歪歪的——“病鬼子”，村里是这样叫

— 缘 —



他的。不过他那灰色的眼睛流露出严峻的神情，就像老婆婆加尼娅一样。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听别人说话，常常露出笑容。

我踌躇了好久，一直没有向他打听水晶钢琴的详情。他的夙愿使人觉得是难以实现的。

不过，有一天，暮色已经铺满大地，窗外初雪飞舞得正紧，炉子里白桦树柴燃烧得正旺，毕剥直响，终于我开口问他这架钢琴的事。

“每一个能工巧匠心上都有一个愿望，”瓦夏回答说，腼腆地微笑了一下，“做出一样前人从未做出来过的最好的东西。由于他是一个巧匠。”

瓦夏沉默了一阵子。

“玻璃有各式各样的，”他说，“有粗糙的玻璃，瓶玻璃和窗玻璃。也有一种精致的铅玻璃。我们叫它燧石玻璃，你们叫它水晶。它晶莹透亮，它的声音清脆悦耳。它闪耀出彩虹似的颜色，宛如钻石一样。遗憾的是过去用水晶玻璃很难制造出好东西——太脆了，需要特别小心。现在找到了一个秘方，造出来的水晶既不怕火，也不怕冰，还怕摔打。我就是准备用这种水晶玻璃浇铸自己的钢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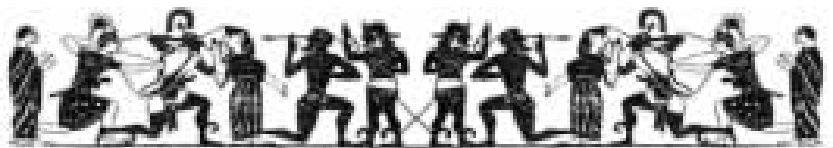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透亮的吗？”我问。

“问题就在这儿，”瓦夏回答说，“您当然看见过钢琴里头的样子，知道它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尽管这架钢琴是透明的，但是里面的结构只能隐约可辨。”

“为什么呢？”

“因为打磨以后的光泽和水晶的闪光要遮住里面的结构部件。这样正好，因为有的人如果知道音乐是怎样产生的，

— 远 —



音乐就不会给他留下印象。我把水晶制成淡淡的烟灰色，并且泛出金光。只有半音键我要用黑水晶做出来。整架钢琴雪白雪白的。既要光彩夺目，又要清脆动听。但我想象不出来该怎样给你们形容这种响声是什么样子的。”

打这以后，一直到瓦夏动身，我便和他经常谈起这架钢琴的事。

瓦夏是冬初走的。连日来天色阴霾，气候湿润。黄昏时刻我们到花园里散步。残叶飘落到雪地上。我们谈到钢琴，谈到冬天的时候这架钢琴特别美妙——光芒四射，声音清脆，就像溪流擦着薄冰潺潺作响一样。

有时我在梦境中甚至都看见了这架钢琴。它映射出烛光、作曲家们古老的肖像、粗重的金色相框、窗外的银雪、灰色的猫儿（它喜欢蹲在钢琴上）以及年轻女歌唱家那黑色的连衣裙和她那搭在钢琴上的手臂。在梦境中，我又听到了水晶钢琴的乐声在大厅里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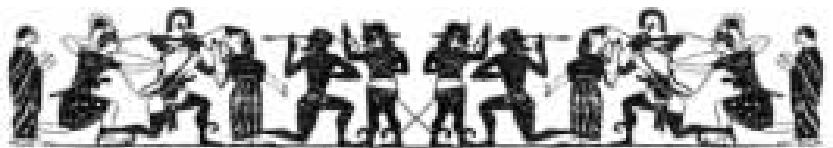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梦见一位灰眼睛、白胡须、面目慈祥的作曲家。他坐到钢琴旁，用冰凉的手指奏出一组和音，于是钢琴唱起熟悉的歌词：

黎明时候大地一片宁静，
芦笛奏出纯朴低沉的乐声，
你们可听见了吗？

我醒了过来，便觉得心头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神奇感觉。每当我想到人民的才智，人民的歌声，人民的伟大音乐家和朴实的玻璃师，这种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雪越下越大，盖住了老婆婆加尼娅的坟墓，严冬越来越严重地侵袭着森林，我们的花园，我们的生活。

— 苑 —



现在，这块梁赞省的土地使我倍觉亲切：这里，老婆婆加尼娅和老爷爷居住过；这里，昨天的农村小孩如今在遐想水晶钢琴；这里，秋天残余下来的一串串花楸果，就在银装素裹的森林里显得格外妖娆。

— 愿 —



严寒

符·柯罗连科

—

我们坐驿车沿勒拿河岸南行，冬令从北方追赶着我们。然而，它给人的感觉却仿佛迎着我们顺流而下。

正值九月，雅库茨克附近依然温暖宜人，河面上还看不见一丝冰凌。在附近的一座驿站上，我们甚至都被奇妙的月夜迷住了。我们不愿在驿站长刚糊了湿牛粪（准备过冬）的令人窒息的帐篷里宿夜，就在水边的几条小船上搭起帐篷，盖着鹿皮睡觉。可是夜里我恍惚觉得有人用火在燎我的右颊。我醒来一瞧，只见月夜愈加皎洁。四周万物披霜，严霜覆盖了我的枕头。这原来是霜的轻吻使我感到那般灼热。与我同睡一船的一个同事大概做着同样的梦。此刻，月光直射在他的脸上，我看见他不时地做可怕的鬼脸。他睡得很熟，大概梦境很惨。这时，在邻近船上的我和另一个旅伴掀开身上的皮袄和兽皮，站了起来。漫山遍野一片雪白蓬松的树挂，他浑身上下一片惨白，犹如从闪烁的严霜和清冷的月光里突然冒出的幽灵。

“嘘……”他说，“是严寒啊，弟兄们……”

小船在他脚下摇荡一下，船下便立刻激起一阵压碎玻璃

— 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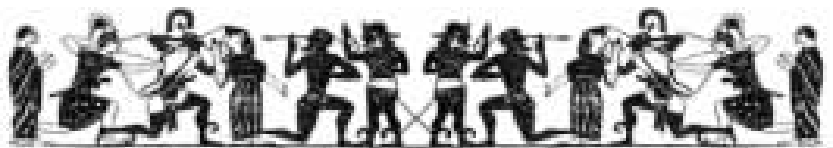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似的声响。这里避开了急流，刚结的“岸冰”还很薄，凝聚着一簇簇细长的水晶般的冰针，在破裂时发出像压碎玻璃似的清脆的响声……河水感受了严寒的初次打击，好像变得沉重起来，但是倚岸而立的山崖反而显得轻盈欲飞。披霜的陡岸向模糊而白茫茫的远方伸展着，闪闪发亮，几乎就像幻影……

这是严寒给长途旅行者的见面礼，又是一个开心的热情洋溢而又带着诙谐意味的问候。

我们继续缓慢地向南前进，而且常有耽搁，同时寒气越来越凛冽。许多河湾已经不流动，水面上覆盖着深色的洁净无比的冰。岸上的一块投石在平滑的冰面上滑了很久，并发出一声奇怪的、渐渐升高的婉转响声，在山谷里激起阵阵回响。愈往前走，冰结得愈厚，它牢牢地凝固着河沿和变厚的“岸冰”，一面抵御着急湍的河水。严寒步步进逼，岸冰逐渐扩大。在这场搏斗中，严寒明显占上风，它每前进一步，便在不远处还在流动的水面上筑起一道曲曲折折的冰堆，于是湍流便又向河心退去一两俄丈远……

后来，河岸上有的地方落了雪。在刺目的白雪的映衬下，深色的缓慢的河水显得格外阴沉。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只见一条条涓细的山溪也加入了这场搏斗。从山泉流出的小溪逐渐向上涨，不时地凿开河口处的冰，将冰块冲进了勒拿河。河水布满了冰块，便使得它与严寒的搏斗便更艰巨了……河流转弯处的冰堆渐渐升高；被湍流冲到岸冰边缘的冰块则愈积愈厚。它们形成了真正的障壁。有时我们从岸上看得见这些冰堆在惊惶地运动。却原来，愠怒的河水卷起河心的流冰投向凝固不动的冰堆，冲刷着缺口；不时飞起一团团



碎冰、冰针和雪糝。此后，河水又无力地向后退去，过了不大一会儿，只见在河冰断裂处的白线又向前移动一些，冰面宽了一些，河床变窄了……

再往前走，这种搏斗就愈剧烈，规模也就愈大。河水卷起的已不是薄冰，而是那些被称之为“冰堆”的硕大的冰块；这些冰块在极度混乱之中堆积起来。景色就越来越凄凉了。岸边的冰堆已冻结成乱七八糟的冰坨，河心的冰堆依然像沉重的大浪似的杂乱无章地上下翻腾，遮住了正在结冰的河床，宛如粗野的人群遮住刑场……整个自然界好像充满恐惧和悲惨、而又有些庄严的期待气氛。在河两岸荒凉的山谷清晰地回荡着冰层爆裂时发出的单调的咔嚓声和疲惫的河水沉闷的呻吟。

又过了一会儿，河心中的发黑的流水也变白了：只见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洁白的浮冰从河心漂过，正准备最后冻结已经平息的无力的河水——它们偷偷地翻转着，相互碰撞，发出沙沙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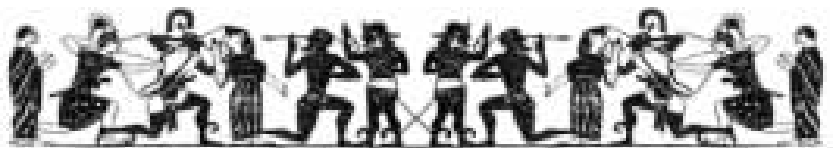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二

有一次，我们从岸边一个不大的岬角去眺望，只见那些悄悄移动的冰堆中间有一个黑色的物体，在淡黄色的背景下更显得十分突出。在这些荒凉的地方，任何物体都会引人注目。于是，我们的小商队便议论和猜测起来。

“是乌鸦。”有人说。

“是熊。”另一个马车夫反驳道。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个黑点不大于一只乌



鸦，有人却认为它不小于一只熊。因为那些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浮动的单调的白色冰堆使得远处的景物则完全变了形。

“河心又怎么会突然冒出一只熊呢？”我问那个猜熊的马车夫。

“从对岸来的。前年就有一只母熊带三只熊崽从那个岛上渡过来。”

“眼下又有野兽从对岸向我们走来，看来这寒冬够凶的……”

“熊是被寒气赶过来的。”又有一个人补充了这么一句。

我们的商队全都在岬角停下来，等待大家关心的物体漂过来。这时，洁白的流水缓慢地向我们淌来，可以看见冰上的黑点不断变换位置，好像真的沿着冰块朝我们这边河岸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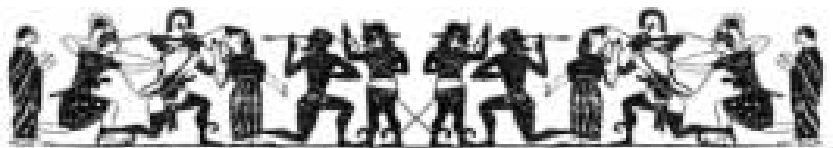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弟兄们，这原来是只兔子。”终于有一个马车夫开口叫道。

“是两只。”另一个马车夫仔细打量一会儿，然后补充道。

真的，原来是山羊，而且确实是两只。现在，我们已清晰地看见这极端可怕的真正的冰世界里的两个黑色而轻巧的躯体。一只略大，另一只较小，也许是母女俩。它们周围的冰块不断地爆裂，相互碰撞，在不停地翻转，破碎；冰块相撞的时候，缝隙里翻腾着什么东西，溅起一团团泡沫。但这两只温顺的动物立刻警觉起来，四蹄并拢站立在一个颇大的冰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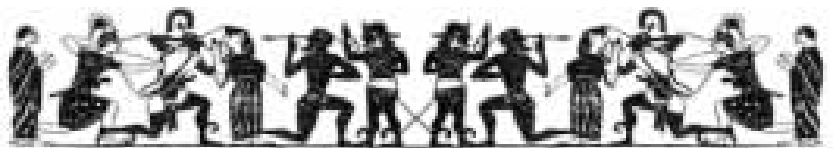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嗨，这还有戏看哪。”一个年轻的马车夫深感兴趣地叫道。

— 圖 —



在山羊落脚的冰块前面，漂浮着一个巨大的冰块。起初这冰块好像减慢了速度，随后开始翻转起来。挡住了后面的冰块前进。因此，山羊周围又掀起一阵可怕的毁灭性的爆响。一些冰块竖立起来，互相碰撞，并发出枪击一般的爆裂声。冰块之间时而露出一条黑糊糊的深深的缝隙，忽而又闭合起来。这两只可怜的小山羊转瞬之间便完全消失在混乱之中，但是不多一会儿我们又发现它们站在另一个冰块上。这时，山羊便又拢起哆哆嗦嗦的细腿，站在平坦的冰块上，准备再次跳起。这个场面又多次重复出现，山羊毫不动摇，好像是故意朝我们这边河岸靠近，每跳一次都离我们近一些，而离对岸越来越远。

我们仔细观察这两只聪明的动物渡河。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岬角的尖端突入河中，急流卷着冰块在这里猛烈地撞击，撞得粉碎。可是，在较远的地方，逃避了撞击的冰堆马上形成回流，重新向河对岸漂去。那只老山羊也许在指挥渡河，显然正在一次次地跳着在流冰冲击下哗哗作响的岬角渡来……它看见我们了吗？——不过它显然并没有注意我们。我们呆呆地伫立在岬角上，甚至驿站的尖耳朵大狼狗（它一路上跟定我们）也显然正在关注这些英勇而悲壮的惊险场面的结局……山羊已经离岸很近。在离人群只有十几俄丈远的地方，它们又重新陷入相互碰撞的冰块中间，拼命地蹦跳着。当山羊站立的冰块偷偷地旋转着靠近那个决定命运的地方时，我们甚至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转眼间，只听见一声干巴巴地咔嚓声，爆裂的冰块突然腾空而起，紧接着那溅落在结冰的岬角边缘上——只见两只黑色的躯体就像投石似的划过混乱的河面轻轻地抛落在河岸上。



它们已经上岸了。但是沙嘴对面有一片黑黝黝的水洼，而这里的通道被人群挡住了。但是，聪明的老山羊却丝毫没有犹豫。我发现它的圆眼睛带着一种奇怪而信任目光望着我们，然后从容地走过去，带领小山羊径直向我们走来。当老山羊保护着小山羊几乎与驿站的波尔康大披毛狗擦身而过的时候，狼狗却不好意思地躲闪着。它仿佛为自己的慷慨感到不安，害怕我们会骂它无用，于是便若有所思地夹着尾巴跑到一边去了。可是我们赞赏这狗的矜持，并且愉快地向山上望着，只见两条匀称的躯体在崖顶伸曲着四肢，在飞奔中时隐时现……

三

在这一站地，我们与萍水相逢的旅伴伊万·罗季奥诺维奇·索科尔斯基结伴同行。他是一个勘矿队的队长。也不知在哪年哪月，一场风暴将他吹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后来，他渐渐被丰富多彩的勘矿生活迷住了，再也不准备离开这个地方。此人身材魁梧，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好像有些呆滞，不轻易流露心理活动。他的感情仿佛冰下的河流一般深藏在毫无表情的脸孔下。在他的雪橇里（这一站路我与他同乘一架雪橇）放着猎枪，猎枪装在麂皮套子里。虽然他的身边有猎枪，并且一伸手便可抽出枪来，但他始终也没有摸枪。他那双坚毅的灰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山羊，然后，在我们相识以来的这短短几天里，我初次觉察到他这双灰眼睛闪烁着某种既不特别冷淡也不特别粗鲁的神情。

— 源 —



当这个小小的事件平安的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又坐上雪橇，我们的商队继续赶路，沿着布满岩石的河岸缓慢而行。我们大家不知怎么特别快活，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只在艰难险阻中保持冷静的山羊的英勇行为。

“不过，”我微笑着说，“它的成绩也应该有我们一份。可以认为，严寒有激发善心的特质。”

“你这种结论有何根据？”索科尔斯基严肃地问道。”

“依据来自这条波尔康狗的异常行动，还来自您的举止——请原谅我做这样的对比——您的猎枪一直是放在套子里。”

“确实，”勘矿者回答说，“这是真的。我们亲眼看着这两只可怜的动物克服那么多艰难险阻，我想，就连这条波尔康狗也不忍心轻易在岸上伤害他们……你注意没有，那只老山羊是怎样奋不顾身地保护小羊免遭狼狗伤害的？……在这种情形下，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认为，任何一个母亲都可以做到……”我笑了笑，对他说。“总之，我觉得这个小小的事件对您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在索科尔斯基脸上流露出激动的神色：眼睛带着淡淡的忧虑。

“是的，”他若有所思的答道，“这使我想起一件事和一个人……您刚才谈到严寒的效力和善心。不，严寒——它意味着死亡。您是否认为，比如说，人的良心会冻结呢？”

“就连整个人都会冻成冰块，也就是说，不再成其为人，那么更何况良心呢，”我又笑了笑，答道。我只觉得我的旅伴的情绪愈来愈令人纳闷了。

— 员缘 —

